

瑞金縣志卷十二

武進張國英重修

藝文志

國朝

賴婆垵茶亭會序

楊于位

邑人

由縣治南去十里劍嶺之麓有地曰賴婆垵蓋四通八達之區上接閩粵下通省郡舟車輻輳行李往來日無停晷昔人構亭於此以息行人意良厚矣而漿飲之惠尚有待于後人雍正五年先世父東庵府君暨同志賴君秉純張君騰上鄒君逸山鍾君盈祉李君石峯楊君次瑾廖君疇茲郭君軼羣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一

謝君鵬士賴君迅山章君宇瑞及余從弟及綏道南共十四人各醵金若干權子母息不數年而羨積日多遂置新塘田一十五畝又置牛尾壩田七畝五分每歲收租以供茶費募僧一人專司其事苾茗必良火劑惟當既潔且馨以待過客尚有贏餘則存交首事益恢而大之以永斯會諸君請余一言序之余作而歎曰盛哉諸君子之用心也詩不云乎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文曰行道遲遲載渴載饑蓋天下之最可念者惟此行役之人故周官遺人掌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後世薪芻委積之供既無所出而行人之苦暵于路者比比也諸君子念其困乏而慰其饑渴真有以助王政之所不及矣

推是心也所謂宏胞與之量切痼瘵之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不辭而爲之序

龍珠寺興復常住碑記

瑞邑之有龍珠寺也創始于明萬歷癸卯距今百有五十年矣其地當綿貢下流爲邑西之障蔽堵令君締造培植以固風氣未幾遂有三楊朱謝六君子講業于此含秀咀英而赤水一社特爲海內雄長繼此郁郁彬彬人文稱極盛焉履斯地也望九級之浮圖蔭千章之古木拂清風而汲名泉不勝甘棠棣樸之思此山門之興替所關于一邑者誠重且大也爰自僧某駐錫以來或求諸檀施或積以經資前後共置田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

貳百五十畝傳歷十數代法裔繩繩皆守之而勿失迨及康熙甲申乙酉以後住持者屢不得其人遂將田業典退耗盡無餘揭債纍纍僧徒逃散以致昂霄聳壑之木盡爲鄉隣盜伐堵公之亭傾圮井泥不食者且十餘年矣雍正初僧照亮見而傷之毅然以興復爲己任率其徒某某等躬耕力作築垣墉植樹木積日累功不數年漸復舊觀而山下之泉亦澄然復清于是易棟宇之朽蠹者飾牆壁之漫漶剝者蓋瓦級磚之敝者以正缺者以補更創爲樓廳及庫房各一所清還債負五百餘金贖回田地二百餘畝蓋前此之所有者無不畢具其所未有者則用價二百金頂受勝因寺前殿僧閭

仙庵一所田二十六畝并山岡又用價一百八十金頂受後殿僧雲根田二十六畝用價一百四十金買受羊眠岡梁次上庵一所田十畝并山岡皆積三十年精勤之力爲之一株一粒未嘗求施于人頓使廢壞之區一旦悉復其故且恢而大之此其功豈淺渺哉世常言浮屠氏淡薄寡營將頽墮委靡潰敗而不可收拾今觀照亮之所爲何如也則凡當式微之餘有振衰救敗之志者聞照亮之風可以奮然興矣況其後之人可不思紹續其功而永保其業于勿替矣乎因其請而爲之記

自七堡山行至黃安石門記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

由縣治西行十五里至七堡有石山二曰大山小山大者高千丈餘小者亦數百丈相距約半里許逞奇競秀有不能相下之勢惜其峯孤危無結屋其上植竹樹以相掩映者而土人且利其質脆易煨日鑿其趾燒以爲灰殆莊周所謂以才而夭其天年者歟是茲山之阨也由是又行十五里至九堡經石螺嶺山不盡石而坑谷礮礮之窟往往有巨石隱起以其磴道迴旋如螺狀故以螺名其上有仙女池其下爲壩溪水泝壩溪行十餘里至沿壩則羣石如星羅碁布巨者可坐十許人行人每歇擔于側或生水中釣者憑之遠望如雲霞參錯劍戟森列者曰六峯烟霧冪其頂一庵隱隱在嵌巖中

鐘聲出林表余銳意欲登一覽其勝以時事未暇悵而止過此三里許爲黃土陂李氏居之其屋後之山石皆負土而出嶽寄犖確立者臥者參相倚者窈而侍者仰而睇俯而窺者或銳如玉筍或綴如蓮萼或驚如脫兔或踞如虎豹或蹲如獅象千類萬狀莫可端倪意六峯之奇不是過矣或曰是未若石門之尤奇也于是過石圳背圳者田間水道耳方言曰圳十餘里見巨石對立如闕中通一徑僅容一騎如函關劍閣爲邑西障蔽蓋石之脈至是而始窮也是日也雖身行烟嵐杳藹中而人事刺促倏忽過之凡巖壑之奇淙崢之韻未嘗一領略焉能無使山靈笑人乎用識其大都以貽後之好事者

事者

南塔寺前殿興復常住并鼎建客堂碑記

邑之古寺三曰勝因東山南塔勝因東山自唐時已有南塔則建于宋原名智覺院至元大德五年僧晴空始建浮圖七級以其居邑之南也故又名南塔寺明嘉靖二十五年寺燬于寇四十一年地震塔亦圯焉萬歷間僧克誼重建寺歷明季至康熙戊午洵經喪亂戎馬蹂躪薪木毀傷僧徒逃散寺幾廢矣迨後復興則僧莖林一人之力爲多或求諸檀施或積自躬耕不數年而殿宇崇隆廊廡敞達蓮座金身煥然一新更置田山以爲常住亦願貽之法裔世世守之無或替也

及一再傳之後付托非人剽竊浪費鬻及鐘魚遂使前人銖積寸累之基日有瓦解土崩之勢越雍正六年今住持日雲始得輪值管理按籍而稽故物半屬子虛亡是矣慨然曰人患志不堅耳彼誼公林公何人哉于是絕浮費忍饑寒親執勞苦服田力穡越一二年而稍有起色積十餘年而漸復舊觀凡器物之壞者修之缺者補之椽棟之朽蠹牆壁之漫漶金像之黝剝者皆易而新之仍貯積錢穀若干以爲流傳交代之具乾隆十二年詳載簿疏轉相交付至十八年又創建客堂于寺右凡費金錢若干悉出己貲纖毫未嘗求助于人此則前此之所未有也既成而請余爲之記余惟釋氏之教

以空化爲世界以四大爲幻軀尚何宮室園田之與有然自佛法流傳以來苟非諸名山大刹之與居與養則斷梗飄蓬究將何所歸止而宗風亦幾乎息矣故觀茲寺之屢廢而復興也未嘗不興彼有人焉之歎則後之居是寺者可不鑒前人之成勞而思所以纘承之道乎用是連類而書之

重修普同塔院記

楊其重 邑人

邑南岡龍山之右昔人建普同塔院于此爲死而無歸者寄藏骸骨之所意至盛也歷今數十年院且圯且寄放日多地隘將不能容寺僧翠巖謀于余欲重新之遂聯集邑中善士醵金買地凡年遠無主者盡爲安葬仍修葺塔院其棟宇之

朽蠹者易之溝渠之壅塞者疏之使塔內爽塏後來安葬于此者可無漏濕之患更立義祭每遇寒食設牲醴羹飯以妥幽魂或曰掩骼埋胔載在月令諸君之修葺院塔不忍枯骨暴露誠仁人君子之用心有以助王政之不及但攷祀典凡窈親遠族分不相屬者則不得祭惟無後者得祭于宗子之家卽國家令典凡無祀鬼神惟郡邑大夫得祀之諸君創立義祭毋乃祭非其鬼而惑于釋氏廣資冥福之說乎余曰不然傳曰鬼猶求食柳子云輿隸庸丐皆得上祖父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享者此輩旅櫬無歸獨悲泣于荒郊同若敖之餒而凡有人心者所當惻然動念者也况周禮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六

祭大厲則以墓大夫爲尸謂是鬼之所依也吾儕旣爲之墓則鬼亦惟吾輩是依雖爲之祭不亦可乎所謂禮以義起者此之謂也于是問者唯唯乃次第其言以爲之記而並勒捐助姓名于後

生生處重修普同塔院記

陳尚恬 邑人

瑞金縣治之南泝江流而上一里許岡巒迴複河水潑帶有禪林曰生生處蓋先王父卉庵公所建也先王父解組歸田嘗讀顏魯公放生碑銘咨嗟慨慕因倣西湖之例請于邑大夫郭公懷琮以縣前潭爲鱗介淵藪永禁漁人網捕又爲蠲其額課無使他日藉口于是相地卜築得古龍山遺址購諸

鄧氏創爲精舍割膏腴之田延釋氏惟喆主持其間梵音唄響六時不絕夜則僧侶擊柝巡行江澣俾巨鱗纖介縱意泳游免釜鬻之虞遂涵育之樂庶幾哉魯公所云環海爲池周天布澤同是觀矣先王父旣自爲序而邑侯郭公長汀觀察黎公邑先輩延會楊公復爲之記旣又念瑞當閩汀孔道商賈仕宦往來絡繹其四方細民浮寓托食者尤衆往往死而無歸遺骸暴露于是又謀之邑大夫朱公維高捐俸倡率卽寺之右偏建普同塔院塔凡三座敍分男女中又範金爲幽冥教主神像以鎮幽魂資冥福歷數十年迄于今院且圯寺僧與錦慨然偕諸善士謀作新之予時宅憂歸里旣畢役踵

門乞余爲記嗚呼此固予先公之志也其何敢辭嘗觀古今儒者動以釋氏之戒殺放生援救死亡爲誕妄矯誣指斥不遺餘力獨不思月令君卿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傳曰山不槎斲澤不伐天殺鳥獸不以時者有禁孔子不網不射宿孟氏之聞聲遠殺非故吾儒之家法乎若夫礫塲瘞泣露地孤號或攫肉而手出于燈餐尸而皮墜于草小者爲燐大者爲厲此又聖賢仙佛之所同一隱痛而尤王政之所首及者也周禮有墓大夫掌禁令蜡氏掌除飀孟春又令掩骼埋胔先王之澤朽恤枯保護而矜全之者無所不至後世旣無專職而寰海之大亦豈能盡道路顛連之民一一予以

得所則夫天沉雲冪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于昏烟枯草者多矣于此有賢士大夫仁人長者假釋氏之願力隨時隨地設法維持則亦可以上助王化所不及而少平造物者之憾乃世儒不察動以異端爲口實夫吾亦豈袒護釋氏而樂與吾徒操戈也者顧此利人濟物之事既考之孔孟而合考之聖經賢傳而又合而世之誦詩讀書之人嶄嶄然以闢異端爲事者夷考其行而曾不掩焉也嗚呼此余所以歎美諸君子今日之盛舉而益愾然低徊吾先公也已然非釋氏之徒之賢者則不復以此措意而奉行之不以誠與錦年少修行勤恪端慎旣身主寺事益殫力興復修舉廢墜思繼喆師

之緒而光大之是役也塔院仍舊制加丹堊易構櫨之朽折疏其水道之壅塞者改甃以石又于院後闢地建閣遷故所幽冥教主于其中蓋昔人建置初意止豎塔以藏骨殖而四方之有待而歸者率以楸枌至不忍拒也故漸積之久院不能容櫨榑錯互偃處神前亦于體爲褻是以另建別堂安而奉之爲宜而又虛其院中爲將來者地也工始于七年某月成于九年某月凡募白金若干兩並諸善士姓名詳揭于左用以勸夫後之好義者焉

濟美橋記

楊長縉 邑人

距縣治五里有溪曰湖溪發源桃陽隘由東南至于竹嶺皆



萬山夾峙蜿蜒曲注而達湖溪湖溪之上磬石爲堤者二時其蓄洩以備旱澇名曰上下湖陂溉田二千餘畝爲利甚溥其下流爲羅川川舊有石橋循此而上三四里許爲上流水勢亦湍急不能容刁涉者病焉先君子嘗捐貲倡眾架木爲橋以濟行旅然時修時圯終非久遠計先君子欲易木以石惜有志未逮也雍正癸卯秋復毀于洪水伯兄輯五語縉曰伐石建墩吾先人志也余兄弟可不勉成厥志乎縉聽而善之顧功費頗繁非獨力能勝爰謀于族兄握仙胡君玉佩李君泮士等相與捐金勸募眾志踴躍遂鳩工伐石匝歲而功始竣共縻金以兩計者五百有奇先君子蒸嘗餘息捐金二

百四十餘兩諸君捐募共得二百六十餘兩成石墩三高二丈二尺廣半之長兩倍于廣墩上架木雖水漲不爲患又慮後此修葺之難復聯一會權其子母息買浮田墩田五畝以供修葺費嗚呼斯橋之建其容已哉方癸卯蕩廢之後吾目擊夫褰裳以涉者或春夏水漲或隆冬沍寒不免濡首裂膚之苦今則往來安步厲揭無庸不可謂事之最切于人者乎同里陳澹村先生時丁艱家居偶經此橋嘆曰此非向時楊君達一經始于前輯五若紳兄弟繼美于後未易有此所謂世濟其美者歟因顏其額曰濟美于以見利濟之舉成之甚難雖所費僅數百金猶必遲之數十年之久佐以數十人之

力乃克成厥功後之經理斯橋者思其艱而圖其易其必時加補葺以無隳前功可乎抑余嘗從諸君子登臨其上仰瞻山色俯矚清波卉木繽紛烟靄出沒流水潺湲與鳥聲樵歌互相響答迨夫斜陽遠映上下二橋若雙虹之飲澗川源上下莫不窮工獻巧畢效于目前則斯橋之勝不獨往來稱便且爲一邑壯觀也余兄弟雖無能爲役特藉手以告無罪于先人並誌諸君子之勞績俾垂之永久云爾遂書而記之

### 七里墩建路碑記

朱 芾 邑人

七里墩爲邑東之要道前此經涂九軌馬驟車馳無憂顛蹶以其當綿貢二流之交水波衝激日復一日勢盡崩傾里人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

楊君介特時覩行旅阨危惻然動念乾隆十年八月命嗣君步李招余同優五延祉二楊君同請于邑侯唐公欲修復此路唐公欣然爲序以爲眾勸卽令介特君爲總理時君年近八十慨然以爲己任經營區畫備極周詳以舊路旣付波臣無可培復且培之亦多後患乃改後砂子岡田壠由右邊橫過竹山下村窈遼曲至東山寺後合大街庶幾永固但一望田畝南東交錯人各私其有安能盡廢其阡陌以就我之疆索乎于是或售之以價或勸之捐施舌敝唇焦方克就緒又值連年饑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四月下旬始雨東作旣荒西成失望戶嗟懸罄所書樂助收無二三人謂時詘不

可舉羸路其中止君曰吾恥爲其事而無終者雖勢處多艱  
不忍棄也乃冒暑衝寒以課工傾囊倒篋以濟用父子遞執  
其勞積四五年始克告竣蓋其成之之難如此昔愚公開山  
五丁鑿嶮謂志之堅者事無不成今觀君此舉不信然歟計  
路廣四尺長三百八十四丈有奇皆甃以條石共費白金八  
百一十三兩六錢樂助總計四百六十兩餘三百餘兩皆君  
所捐也經始于乾隆十年十月落成于十四年冬余與優五  
諸君子皆與君始終其事者于其成也因記其始未于碑

### 重建龍山生生禪院碑記

龍山在邑之南地濱縣前官潭順治間高僧維詰創禪院于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一

此法侶雲集善信皈依者眾卉庵陳公蠲田三十五畝以爲  
常往之資并請于邑侯郭公懷琮豁免官潭額課爲邑人放  
生處永禁網捕故又名生生處云乾隆十年丁卯十二月二  
十日不戒于火禪院悉成煨燼僅存翼屋數間而已住持僧  
翠巖撫膺歎曰此雖劫運使然實亦余之不德召殃以至斯  
極也重復構造以無廢前人之功可不務乎于是同本山諸  
僧殫力拮据并乞十方喜助越二年始克庀材鳩工畚除瓦  
礫建大雄殿三間兩旁夾室各一間并爲飯堂廚房共若干  
間經始于十四年八月至次年某月告竣約費金錢若干萬  
有奇規模視昔有加使鐘鼓不移香燈如故皆翠巖之力也

翠巖故廖氏予幼失怙恃入龍山爲喆和尚法嗣未幾其祝髮師亦故翠巖益孤苦無依康熙間余曾肄業于禪院憫其伶仃常提攜左右之時教之識字輒能強記余謂其根器不薄異日當有成立其後果能勤修梵行不扶自植邇年接管常住每以修舉廢墜爲己任如買馮屋岡地爲義冢安葬普同塔所積枯骨并立義祭又起白華亭茶會以惠過客皆翠巖立志邀余及諸君助行之茲又從劫灰之餘重新蘭若可不謂緇素中人傑哉寺成翠巖來請記余故併述之以壽諸石

重建英顯廟記

劉芳孝 邑人

瑞邑之有英顯廟也爲將軍馮氏兄弟而建也攷通志載將軍雩都人諱祥興二弟祥禎祥兆皆武勇尚義唐廣明間黃巢陷長安傾貲募兵勤王二弟戰歿祥興累功爲將軍詔遣歸圖盧光稠及境光稠陰遣人刺殺之投屍羅溪數月不流猶凜然有生氣土人神之葬于溪南復廟祀之至南唐保大間分雩都象湖鎮置瑞金縣故鄉賢首祀將軍歷宋紹興神屢著靈異賜廟額英顯封祥興明應侯祥禎順應侯祥兆嘉應侯元至正間縣尹曾仕魯建行祠于治北龍頸街又建于壬田寨後因亂移像于北城外卽今廟址是也相傳九月十三日爲侯誕辰是日邑人相率走廟下具鼓樂襍伎前導奉

侯像徧遊城廂內外道旁男女聚觀無不虔誠頂禮戒無敢戲言妄指恐干侯怒也顧北城外當闐闐要衝士女雜沓報賽于廟者無虛日而廟久將圯牆壁漫漶不足以妥神靈爰議修復人皆踴躍樂從于是因舊基益廓而大之凡爲正殿五楹高廣凡若干丈尺深加三之一後爲寢室前爲參亭演劇之臺在焉棟宇雄麗規模宏敞視舊幾倍矣凡費金錢共若干經始于丙寅某月日至某月日落成是役也工不期而集財不斂而聚若子趨父事然非侯之靈有以潛驅默率之何以致此此可見忠義之感人爲至神也而吾邑風俗淳厚樂善慕義之人之眾亦于此可徵焉故識其始末于麗牲之碑并書捐助姓名于後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三

重建龍門閣記

郭一鳳 邑人

由邑治舟行五十里曰龍門潭綿水經流匯諸小溪之水瀦而爲淵深不可測其岸傍巨石挺立如蒼虬昂首者曰龍頭石右舒一臂橫出江心偃蹇突怒與岸勢參合拱抱懸崖穹然約深廣二丈許昔人立水口廟于此康熙之末廟圯余族兄斯吉因甃石以廣其基建層閣焉周以欄檻臨以軒窗顏曰龍門閣蓋以潭得名也間嘗與二三同人觴詠其上仰睇高空俯臨千尺烟雲變幻啼鳥啁啾帆檣上下溪流蕩漾洄洑莫不貢奇獻媚于几席之下頗極登臨之勝矣無何癸卯

之秋馮夷肆虐風伯爲災遂使巨棟高薨化爲荒榛灌莽過者傷之越歲乙丑斯吉之子遠奇與其弟姪輩慨然有重建之舉取費於其祖茂喬公公堂厥謀既合于是驅蚩虺刈穢草鳩工庀材垣墉堂廡一時並作規模略倣前式而程功計料視昔有加矣既成置酒招余以落之余因念二十餘年之間乃見斯閣之興而廢廢而復興也蓋不勝世事滄桑之感焉況山川如故風景依然而同來玩賞之人強半已成故物撫今感昔我懷如何既又念古來名勝之區一廢而不復者所在皆是今諸君子獨能繼先人之志無廢舊觀余以六十年又得兩逢其盛既爲斯地慶而亦默以自幸也是役也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四

經始于乙丑冬告竣于丙寅夏凡八閱月共費白金四百八十餘兩是爲記

龍珠寺興復序

楊方立 邑人

易蒙九二之辭曰子克家而左氏傳記趙孟垂隴之讌其美印段也亦曰善哉保家之主誠以爲人後者苟能守家聲保宗祏雖不得與立身行道光顯前烈者比量齊觀而其爲君子之所許則一也惟釋氏之義亦然彼夫提唱宗風領十元之旨挈三車之要者千百中不一二人焉以千百中不易得之人而欲槩繩諸衣緇披素之徒不已難乎吾邑地稱小壤僻在萬山中初無琳宮紺宇若青龍白馬之可述而志也其

卓錫持鉢之人亦未有支遁慧遠之流可尊而禮也下而踰  
閑軼檢傷理義而鬻及鐘魚者比比皆是釋教之弊也豈一  
日之故哉茲吾于克瑩上人竊有取焉克瑩住持邑之龍珠  
寺寺去城十里而近山水清淑擅一邑之勝昔家惟節先生  
嘗與同志讀書講學其中今海內所稱爲赤水六君子者也  
當是時其寺僧類能率循內教而諸君子復爲支柱而護持  
之江山之色與文人之采奕奕然輝映一時自諸君子沒而  
寺僧亦日就陵夷昔之爲講堂爲法席者幾蕩爲牧場蕪爲  
馬肆矣克瑩悼先業之不振而趾美之無人也拮据卒瘁殫  
竭心力積數十年間履險難禦暴侮有的人生所不能堪者而

後往昔之名山勝跡始復舊觀嗚呼艱已昔釋氏論禪有大  
小上三乘及聲聞辟果之義如克瑩者于宗風丙旨吾誠不  
知其何如其爲桑門克家保家之子則無疑也猶記丙寅之  
歲予嘗從克瑩假方丈數椽爲習靜地間值花辰月夕爲余  
登臨置酒指點昔賢遺跡及斯寺廢興之故每爲之慨然長  
懷悵昔範之云遙恨余生之已晚不獲與諸君子請業一堂  
親炙其言論承其色笑而猶幸其文采風流沾被于一亭一  
榭一草一木者百餘年後猶有人焉修而植之俾昔賢之跡  
與斯寺同其不朽是可尚也今年秋八月余將北上克瑩惜  
別惓惓欲得余一言爲山門之記余惟生人之業創者難守

者尤難克瑩既取先人已墜之緒爲之恢張厥功偉矣抑又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惟其後之人能三復于是言焉俾克瑩積年經營之心力不致或辜則予之厚望也夫

遊白蓮山記

楊以叡

邑人

離東溪五里許有白蓮山聞其先寺千人今廢址下仍結小庵庵前後多奇山水屢欲遊而未果己亥七月念八日諭劉孫毛瑩姿家弟惟音暨閩中曹鶴翀商厥遊事皆云入白蓮有二道西道差近北道差遠余曰何道幽僉曰北遂舍西而北之負書研茗鼎者一人肩酒果臥具者二人同游者七人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六

是時秋雲翳日風拂拂入袖遂陟前岡入松塢過藍田山中氣候不齊陂池蓮猶盛開紅白相間平疇豆花尚茂時時隨風逐路作香遙見一溪中流有若牛馬飲形者其上皆密林余曰路由此入否劉孫曰然及至其所古木數株雜以竹篠路貫焉因瞰所見牛馬形者乃巨石橫亘溪內潺湲有聲因相與徘徊久之始行遂涉溪而東沿岸皆雜樹路隨溪轉忽聞溪中有聲割然相應視之乃水中木客乘筏來也遂佇觀其下始復就道道高低數百武卽白蓮之麓陟磴而上路復一折俯見清溪曲來諸子各選石坐望之劉孫曰水中所環小山勢若泅狀者瀨山也山下有鹽井居民之牛常爭飲焉



獼山之上原有板橋卽入西山路也不數十武路且側轉隱隱已見白蓮庵矣右臨高岸岸十餘丈下俯清流左側怪石敲空萬木雜老松森立泉泌泌濕行路路爲入閩捷徑荷夫聯絡入飲茶亭穿青林歷歷如畫予輩升石級相次入佛堂禮佛畢復望盈山眾樹高下橫斜若萬夫觀場各爭出首諸子因不暇索路盡攀蘿附葛而上劉孫先登跌坐一小巖予輩各不踵武紛然雜進笑聲爲密葉所覆玲玲如夏玉瑩姿復得一石坪招余示之可坐五六人後有石如屏瞰其前下深莫測皆蒼翠萬層蔽之瑩姿投之以石石落深翠中不知所底諸子遂皆少憩焉斯時也上下深綠衣袂青葱天色微

微于隙處漏光如水人事旣絕萬籟俱清幾志身之在人世矣然自坐處視庵已高數十丈仰窺山巘則猶然麓也復乘興而上一望無際江山遠近俱在目中俄有風拂山根樹而坐處眾木獨靜余笑曰風斯下矣遂同諸子至松石隈藉草而飲因念天下多奇山水野人親而不知俗輩見而不愛其爲沉埋者多矣峴羨非遇羊杜亦何由今日知哉白蓮有靈其藉君輩傳可必也是日陰不知景候復過鹿跡灣已暮再行得怪石之溪遂宿焉明曉從故道觀鹿跡滿石如初踏痕然自此至白蓮約二里許左路奇石右岸茂林中溪深碧不測遂偕同事取西路過板橋返至聞嗜家飲大樹下日亭午

始歸歸一飯頃而雨以叟記

陶墩記

陶墩萼園池外墩也其形穹窿類古陶友人曰墩下平疇綠畝不下十里每一登眺曠然萬物之表詩云君子陶陶墩之謂矣宜以徒刀切呼之爲陶余喜其命意獨遠因從其稱夫墩之墳起高不過丈是垤中之至小者也而足以收山光雲物于眉睫間豈不以其地哉天下湖山之勝足以醉人心目者稱三吳兩浙夫吳越在春秋不通于中國至成公七年吳始見于經昭公五年越始以伐吳書迄漢以後遂號繁盛至唐宋元明而極四方人文之所聚商舶貨物之所集仕宦者

上賀鎮臺書

楊兆年 邑人

自老鎮臺旋汀後知車騎往上杭復以援永定駐師閱月鞅掌王事無有甯晷某等日望麾旌至汀率邑人叩階一展謝悰新歲有役自杭邑歸云老鎮臺度歲永定新禧駢臨敝邑士庶踴躍惟祝台駕早臨汀城再覩慈顏不勝渴仰後聞李副戎爲賊所害某等相顧錯愕決不之信以李副戎萬人敵具膽識有名將風豈山賊所能擲揄者繼又聞李副戎攻賊寨爲冷銃所傷某等始而疑俄而竟不之信古名將常有爲賊所陰害或者身先士卒容或爲冷銃傷乎某等復佗僚追思李副戎全城保邑不知其幾卽區區瑞金亦全活數萬生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十九

靈陰鷺陽報自當享大位積功封拜慶流子孫豈有年未四十而遽裹革也故始而疑俄而決不之信及公事謁陸公祖乃知李副戎果爲賊傷通邑士庶垂涕感泣髮豎齒齟無不欲走劍飛矢礮此兇賊以報副戎今棺柩尚寄永定否抑暫停上杭也李公子僑寓仙鄉今無爲之衰經者北旋未卜何日古者有仕于其地恩澤深入人心不幸而卒其地之士庶畱葬立廟歲時享祭經歷千古血食不磨李副戎援保瑞金全活數萬生靈恩深矣澤大矣今輿論懇乞李副戎柩櫬臨瑞擇地立塋具呈上臺崇祀名宦春秋大典與天地同朽而折蘭採菊歲時攜一卮酒哭酌墓前亦敝邑人報恩澤之萬

一也伏乞老鎮臺上裁如必欲歸葬祖塋卽今令人扶去則某等不敢請或必俟李公子自來護喪則某等仍乞老鎮臺移李副戎暫葬敝邑使黃童白叟得捧抔土對馬鬣封辟踊號泣少盡悲哀亦不負李副戎救瑞一段奇功也惟老鎮臺裁擇焉

### 石桃花源記

余邑七堡山中出方解石瑩澈如玉士人初採爲圖章溫潤而澤或製爲硯則不渴不澁不滑三德皆備繼出紅白瓜瓢色紅者如淡霞映雪白者如明月澄潭最後山水花鳥人物駢然錯出地不愛寶矣其佳者雖董巨筌熙亦當閣筆余得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

石一片左上黑影如城右有高山流瀑布下大溪中流一大舟急棹遄發後末停一小舟過石背左邊皆積石右邊夾岸若峽峽上花樹秩秩微紅如桃中通水路又匯爲溪溪源四山犬牙遙映窈山開一線若洞門然洞門外繫一舟一人披簑持槳向洞門入洞中另一天地有婦人冠服甚古不似秦以後人抱子俯視數十點青若哺雞雛狀窈有類犬者其直而高者似桑桑上有晶晶圓如日者其下蓬蓬然則麻也紋理縱橫如阡陌有池映桑上日形在中洞山側一派烟嵐籠寮屋可以意擬其中人不知其幾也終日把玩幾成不寐之疾因憶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寓言耳豈真有黃道真其人况

云洞乎後人讀淵明之文過桃源未嘗不遊桃源溪仰厓增  
慨賦詩寄懷而已不謂半尺石中具桃源大天地若親見漁  
人與其男女賓主又若親見其良田美池與所謂雞犬桑麻  
然則余即可謂問津人矣淵明豈寓言耶世有無其事而有  
其言厥後乃有其事以符其言者豈可勝道哉

鶴林庵碑記

楊以兼 邑人

邑之西南隅有庵曰鶴林距邑可五里鄉土寬閒林木陰翳  
中爲佛殿旁列僧房像設莊嚴結構精密門瀕大江路通山  
徑帆影櫓聲之往來樵歌牧唱之互答禪人可以習靜遊客  
藉以怡情居然一勝地也僧出石創之出石少年落髮東山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一

值師祖岸齡與其本師冰谷相繼爲監院凡寺中作務辦事  
數十年內皆出石力爲贊助未嘗言勞迨師圓寂後常往來  
郭公灣愛茲山水之勝從劉姓買得荒土一片遂以平日所  
蓄衣單資百餘金庀材度工規成香界凡寸椽片瓦皆其經  
營一竹一木皆其手植今棟宇完固而出石亦已老矣欲以  
所置田畝若于洎常住法器傳之後嗣惟恐其不知前人創  
造之艱難與後日守成之非易求余數語勒諸石以誡將來  
于是卽其告語之殷勤而爲詳述之以垂永久云

餘堂集句序 集古

楊枝遠 邑人

玉潤碧鮮久欽江總文才妙神施鬼設盡拾靈均怨句新抗

邱岳于詞峯討論科斗納鄒龍于筆海思挽雲霄賺燕迷鶯  
執定鏡以求西子臥紅堆碧借芳草以怨王孫含英咀華抽  
黃對白運自然之妙有聊奮藻以散懷能使枯朽發榮可謂  
錙銖無爽者也間嘗靜寄東軒歷觀文囿趙明誠金石之錄  
舛錯縱橫李都尉鴛鴦之辭綢繆縟繡落葉哀蟬曲羅袂無  
聲玉樹後庭花出帷含態以至伯喈翠鳥楚客楓林舞蝶啼  
鶯空緘萬恨落梅荒樹共體千篇平子桂林美人遺我錦段  
謝莊明月素娥集于後庭或歌窈窕之章或得池塘之句或  
爲幽蘭白雪之曲或詠秋風黃竹之辭莫不同祖風騷妙諧  
音律故觀之而發皇耳目卽之而氣象萬千譬之步余馬于

蘭皋攬芳洲之宿莽但見眾芳芬鬱小徑紅稀忽而山雪雕  
梅溪烟梳柳忽而湘桃繡野豔杏燒林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吐溜蒼苔滿地青松落陰饑鰓頻呻遠鶴孤唳並入笙  
竿之奏皆在鑪錘之中爾乃拏條拾葢布葉攢花吸青雲之  
流霞飲木蘭之墜露折瓊枝以繼佩集芙蓉以爲裳滴粉搓  
酥竟欲夢爲蝴蝶烘桃染杏何妨我作天工蔓草芳苓取之  
不禁盤珠朶翠待用無遺時而遠掇幽蘭旁搜叢桂時而彰  
施薤葉點綴桃花悉皆摘藻爲春不欲自我作古故其涵雲  
注玉停雪棲霜十樣濤箋一天春聚落星交映斷雲將野鶴  
俱飛流電爭光秋水共長天一色隋侯明月錯落其間白羽

素絲任隨所染如彼錦績列素點絢如彼駢駟配服參衡如  
操琴鼓絃並寫松風澗水挈瓶赴海等同雪月烟花如枝葉  
俱榮共喜行春之令如陶匏異器同爲入耳之娛吐故納新  
同工異曲離辭連類盡態極妍足使蘇蕙扶輪紫薇屈膝矣  
枝遠內揣荒蕪媿非謝家之寶樹家傳素業幸隨阮籍于西  
山對月峽而吟猿同聲相應叩洪鐘以待教童子何知惟掃  
梁園之羣英叔旣博通萬句故序玉樓之新詠余亦率由舊  
章倘謂詩可以興何莫學夫小子則曰述而不作竊比于我  
老彭云爾

遊密峽記

羅銓

南城人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三

乾隆戊午十月余至密村遙望一境怪右巉巖如蜂攢蟻聚  
不見去竇曰密峽余奇之宗士貢上侶鳳因言峽中有龍湫  
尤爲奇勝越數日偕諸君子由東隅取道越阡驀澗將近峽  
一石方廣矗立如屏踰百步抵峽口兩石累然下垂大者如  
鐘小者如鼓如獅之蹲如獸之伏又數百步稍折而西兩山  
對峙中通一溪廣二丈許流數百步方出峽一山橫截偃伏  
如覆舟如臥虹峰迴岫轉峽勢乃窮其內烟火千家平田百  
頃窮搜徧討竟日乃足噫信奇矣日將中足稍乏小憩石上  
問所謂龍湫者安在同游指點之乃沿澗而入屈曲行里許  
將抵穴兩山微竅水穿罅而下泓然成湫廣不盈丈投以石

滄然有聲不知其深于何底信如二子之云尤爲奇勝者也  
噫造物鍾茲靈秀不置之通都大邑而閉茲一隅使吾羅氏  
獨據而有之不已私乎然秦淮之勝王謝狎之樊川之盛韋  
杜專之地以人傳莫能與之爭則夫今日之密峽非卽吾羅  
氏之秦淮樊川耶欣賞之餘同游各有詩紀勝而余獨爲之  
記

金龍仙觀記

朱愈齡 邑人

距邑治北五十里曰密村山環水遶中平而曠羅氏世居之  
由村西北隅行一里許有高山崒嶽循徑而上層級如梯雖  
强有力者亦必喘喘然再四休息始能躋其巔環山多松柏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四

間以桐梓夾道陰翳蒼翠欲滴如是者七八里蜿蜒起伏聳  
出雲霄有宮觀巍然土人所謂金龍仙也其所祀神曰邱曰  
王曰郭不知其所自來意卽撫之大華蓋山所祀與明嘉靖  
間羅氏諸長老合貲構此四方來謁者甚盛歲久傾圮康熙  
丁亥僧透宗復募羅氏諸公撤而新之去其前楹使得遠眺  
諸峯羅列若爐若笏若頓鼓若懸鐘無不森然在目殿下左  
右建一閣一祀觀音大士一爲賓客宴息之所下植四時花  
卉憑闌俯視芬芳之氣襲人閣後爲精舍爲亭榭或高而敞  
或奧而幽低若穴處高若巢居護以竹樹甃以山石使觀者  
心目曠然洵一方之勝境也余每至密村與羅子次輝輩偕



游其處盤桓竟日不忍歸嘗慨然太息以爲人生名利之場  
汲汲營營日不暇給凡耳聞目見無非喧囂求一息清靜不  
可得履斯境也雲烟繚繞清風明月鳥語花香所謂別有天  
地非人間飄飄乎不自知塵襟之頓滌也羅氏諸君子不惜  
重貲共勦厥成不獨以奉神靈求福蔭將四時之暇來遊來  
觀藉以陶寫性情消遣世慮胥于是乎在余嘉諸君子高情  
雅致得于山靈之所助爲多因忘其固陋而爲之記

葉坪綿最泉記

謝濤

瑞志載邑泉五曰陸公曰堵公曰華林岡曰清冷曰澄心陸  
公者宋令陸藻所賞識因以得名堵公者明令堵奎臨建龍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五

珠塔鑿之架亭其上今亦廢華林岡下泉則流注甚湧卽亢  
旱亦不竭始自何年不可考清冷澄心二者皆僧所疏瀹清  
冷在異塔之下文興寺跨焉澄心在蘿山乃松竇別院僧鎧  
峯立碑表之然是亦一泉耳或甘而不潔或潔而不甘或歷  
有年所至汙泥不食舊井無禽葉坪予世居地也有石泉潺  
潺焉濱于河予族聚處于此飲之以生以長以老不知幾百  
年矣亦未嘗有好事者載而志之品而題之予祖自明季居  
毀于火始遷入城予每時往來飲此泉于伯叔兄弟家亦不  
甚異之歲己亥予于葉坪改建宗祠鳩工庀材經理兩載每  
嘗汲而飲之喟然曰美哉斯泉其芳香甘冽乃如是乎其于

惠州南泠不識居何等若吾邑泉之美則無以過之矣因題  
曰綿最泉吾于此益嘆是泉之遭何其晚耶當日闢于誰氏  
之手落落數百年竟不得與陸公諸泉並垂志乘藉非予族  
居此幾幾乎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矣假令勿幕于名區勝地  
則往來井井並受其福豈若隱此寂寞之鄉而闐然無聞也  
耶此正如王汝南負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武帝亦嘗調  
其兄子濟曰卿癡叔死未厥後濟每自懊悔謂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又如聶季寶小家子杜周甫知其賢而不能定  
其名以語李元禮見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語卽決曰此人  
當作國士然則斯泉似有造物故爲秘惜之耶抑隱顯自有  
其時以待其人耶吾不能無疑焉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六

前邑侯呂潘二公應增入名宦祠議

楊于佩 邑人

名宦之祀所以褒崇功德彰往跡以勸將來典綦重矣故主  
祀者必致慎焉毋敢濫亦毋敢遺瑞邑賢長吏得列祀名宦  
者十二人稽其功勳固皆于法應祀無遺議者也而獨有闕  
然未舉不能已于言者則有若前令呂公若愚潘公舜歷茲  
二賢者竊謂宜與前後崇祀諸公同其盼嚮者也志載呂公  
蒞任時邑有紅白蓮邪教煽誘愚民弗戢且致亂公不動聲  
色廉知其渠魁二三人縛寘于法餘皆解散一邑晏然其他  
如恢復書院增修橋梁暨先賢祠宇查廢寺田糧以充學田

其有功於吾邑者甚大潘公宦業修舉廢墜大略與呂公同所尤偉者則在改濬東山寺河隄及修治上下湖陂二事先是東山定光寺窈溪水衝決岸崩百餘丈故道漸淤塞附近居民旦夕惴惴公見之惻然乃捐俸帥眾築堤障水使由故道居民至今猶被其澤上下湖陂者舊從羅溪上流沿道爲溝廣五尺許深半之溪底累巨石橫截溪流壅水入溝屈曲行十餘里漑田三千餘畝爲利甚溥萬歷丙辰春爲洪水衝塌越明年三月公首倡眾修復捐金伐石且委巡司督理凡七越月而告成功堅固倍于曩時吾家太守閱濂先生爲之記今平疇沃壤禾役穉穉雖大旱不能蓄果伊誰之賜歟記

曰法施于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予觀於二侯後先濟美勳蹟炳然其施于民也厚矣其捍禦也多矣何爲至今不祀也况謝方伯鳳渚修府志曾列呂侯于名宦傳而親臨之地祀典闕然雖堵公奎臨曾推公以配享陽明祠然此私情也非公義也苟欲重公必也列入名宦乃足以昭公義而順輿情至如潘侯則從無議及之者舊志雖詳其宦蹟乃獨遺其修築湖陂之功不已疎乎夫事有味于一時而大表暴于後世者於古有之矣予是以于兩賢侯之遺澤深致感慕用敢申其末議知必有採及芻蕘論定而請行之者則兩賢侯其終不泯也夫

重修眞君閣碑記

楊方立 邑人

蓋聞道運維新澤火啟文明之象仙風丕振光輪重日月之輝開白玉于人間雕雲鏤月結黃金于海上鬪角鉤心豈徒閔苑蓬瀛架珊瑚之十二詎止蓮荷葱嶺列翡翠之三千矧圖始旣仗夫前人則善成敢辭乎來者恭承神惠俯協人謀伏惟玉隆閣者邑人奉祀旌陽祖師而建也祖師發祥西晉顯蹟洪都淨明則忠孝流聲妙濟則神功炳著祥徵金鳳夢中來五色之珠力鎮虬螭江底鑄千尋之鎖挽桑田于滄海救赤子于波臣始以作令仙都雨風惟好繼而騎鸞碧落雞犬皆昇崇百代之黃封作千秋之教主巍然盛跡赫矣前功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二十八

維我江西實澤浹恩淪之地凡茲屬邑俱存神過化之區思仰報而無從懷神寵其何極于是作爲廟貌用妥仙靈丹其軒楹修其籩豆禮也昔者布金良士結勝耆民合鉛底之刀泉召塵間之輪匠于水南臨江之際卜得名區自經始落成之間歷聞勤苦簷楹迴複殿宇嵯峨上有層臺下臨無地游人遷客流覽徘徊揆文藻于江山吸風雲于閭闔千鬢翠黛青圍座上之螺萬頃玻璃碧瀉浮空之鏡百里歸其瞻矚萬象寫其蒼茫雖非南土之雄觀抑亦山城之勝壤也無如青天易老碧海多更撫時序之遷流悵繁華之代謝元都客去春搖燕麥之風玉局人歸花菱丹山之色每憑今而弔古類

谷變而陵更既千載其如斯曾一邱乎無慮况斯閣也崢嶸  
拔地削劣凌空方春則川谷灌河鼓浪則鯨鯢屢起蘆花小  
岸既乏黃金百尺之堤瓠子橫流誰施淇澳千竿之竹此則  
桑間小鳥知驚未雨之心杞國老人時厯陸沉之慮也于是  
仙人洞府僉議更張福地名山羣謀繕葺刊南山之白石砌  
作珠璣障東指之狂瀾裝成錦繡水長流而不競波蕩漾以  
常清綺窗炳其丹鋪重簷敞其霞舉文櫂繡礎七級之闌楯  
重新佩水環雲十丈之珠幢丕煥殷殷磬鼓汲汲夙工溯自  
炎帝布景之辰迄乎元冥司天之日凡六閱月始克告成吁  
其悴哉觀云止矣然而夢魂因想豈結崑崙蜃氣空虛難成

有神宅民懷永圖重謀磐石爰卜龜筮爰召工徒植爾心田  
爲茲暨塗有丹維楹有翬維殿何以鞏之銀堤繡岸新宮旣  
成鐘鼓斯平惟神降止旣固且甯神之旣甯乃錫嘉祉時爾  
雨風長爾孫子莫高匪山莫深匪川惟神之德于斯萬年

東山寺重修山門碑記

賴廷捷 邑人

余邑東山寺建自唐天祐間距城半里許每歲孟春邑大夫  
率僚屬紳耆迎春于此士民走觀者常以萬計固一邑之勝  
地也余自雍正初薄宦山右陵川逾年遭先君喪服闋來邑  
時同友人楊若紳若訥朱牧夫周思且攬勝探幽過東山禪  
院見山水環抱喬木陰翳因流連久之惟山門頽廢不修詢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

之僧人咸謂修自前明迄今百十餘載每值春漲氾濫必遭  
衝嚙斷瓦殘垣不勝今昔滄桑之感寺僧懷陸一雨慧材等  
有志修葺苦于無資因丐余一言以爲眾姓勸余思寺于邑  
最古又擅游觀之勝固宜敞其門戶以崇瞻仰况其爲祀句  
芒導迎春氣之所而可聽其覆敗若斯哉於是爲之合眾給  
簿遍募樂助人亦踴躍從事共勸厥美而懷陸等執事維勤  
弗懈弗輟閱幾月而告厥成功巍然煥然視昔加倍壯麗矣  
傳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不其信哉是役也經始于某年月  
日至某月日落成共費金錢若干因樹碑以記其始末

靈山廟碑

楊兆涑 邑人

邑有靈山廟由來久矣未審創于何人成于何代舊無碑記可考名僅見于縣志日月遷訛廟貌傾圮重以故老零落傳聞不一而卒莫知其所由來但近廟而居者有若胡氏楊氏廖氏賴氏李氏吳氏六姓聚族相商乃斂貲合買供廟祀田惟吳姓未出分資以故五姓收租永給四時燈火及賽神之會每當夏令初改解慍風生之候洗爵奠罍徵歌上壽者無虛日日無假易序無凌越六姓之外無聞焉歷有年所遂以爲廟實作于六姓云其時有道士蕭懷虛者善導引工禁咒常放手作霹靂聲流光掣電呼風喚雨不雩而有驗又能咒水作湯書符靖疫病者多賴之時奉之如神明以爲玉虛觀

祀主其法眷至今主祀無間焉然則廟或爲懷虛作亦未可知也廟祀天符太君配以張康關劉四公道家以爲水神嘗拯人于風波危急之間湖海大江爲行船所倚賴又或以爲主疾病之神其事甚怪儒墨所不載間見于素問有太乙天符會之說與司天五運主客之歲氣比合冲擊爲人疾病故醫家有祝由之術魯論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灾害之相尋也陽之愆陰之積也或爲天祲爲大旱爲魑爲沴爲蝮蝗以時間作主者知其不可以人力爭也吁嗟而雩之靈蒞而禱之而禳禱于上下禮俗有所事豈不以神之所呵護者大哉且夫神之能福人與不能福人人之急功要福以求當于神

者惟恐其棟宇之或苟簡也藻稅而玉礪丹楹而刻桷金粉  
綺靡照人耳目雖窮檐寡息肯相攸助以能福人者天符太  
君也顧其廟老而欲圯神倚而不支無不受其庇而忘其報  
也于是五姓之族錙銖拮据以所有供廟田息貯之六七年  
間權其子母得銀四百八十九兩猶未足供建廟之費仍五  
姓各捐紋銀共三百二十七兩八錢又有吳姓捐銀一十二  
兩歲戊午之秋乃庀材鳩工歷吉日協靈辰撤舊更新餼廩  
稱事者二年有成于是迴廊敞匝綺窗丹壁雲豔霞鮮几筵  
簠簋整飭莊列他如庖湑有所而黍稷潔芝葯有房而吐納  
清以視前此之踏內單外不啻霄壤矣而以崇德酬功其庶  
幾乎抑亦未足以報稱乎莊生乃曰神人無功謂其功在天  
地而不自有焉于何而黃冠緇衣者流有福田利益之說以  
作廟兢兢而歸其功于人謂一椽一桷皆人功之普存也是  
則神與人均有功也神之功以廟而見人之功亦以廟而著  
顧不偉哉于其落成不可無一言以記于石俾後之載筆者  
有所攷而六姓之族裔世沐其庥者永弗替焉其董事之人  
及費用八百八十兩並詳載于後云

聖母宮碑

楊方堅 邑人

聖母宮所以祀痘神也神像四女而冠帔者三男而幘頭袍  
笏者一未詳出自何代并爵里姓氏相傳得道于蜀峨眉山



中沒後爲痘疹之神司人間赤子之命而赤子之當痘疹者往往見車馬冠蓋儀衛僕從如王侯狀則驚呼曰神至矣家人聞之悚息匍匐必具香楮酒醪祀之唯謹當逆證勢危藥餌罔效無不乞靈于神而神之陟降時紙錢窸窣靈風滿旗隱隱有神馬踏雲之聲則又呼曰神享也于是死者甦危者安賴以保全性命者十常八九廟故在闐闐中湫隘並無隙土當誕辰令節入廟而祀者刑牲釃酒摩肩踵接幾無拜獻地雍正二年夏余聯同志五十餘人始議募金改建購得廟右窋廖氏餘地若干盡撤其舊而拓大之前爲亭進而爲堂又進而爲殿以棲神像并侍從後則爲樓樓中窗櫺洞達遠瑞金縣志

可眺數十里右則爲庫爲庖廚所廟中所需器物備具棟宇之壯麗廊廡階除之宏敞丹聖之輝煌明潔視昔煥然一變嗚呼神其安于是乎人情惡勞惜費自昔有然又况築室道謀衆心不一乃至是役之興也人無賢愚齊心同願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胼手胝足慷慨爭先經始于初秋落成于臈月人不知費工不言勞雖同事諸君義足服人然非神之靈爽惡能致此說者謂天地四時之氣有和有乖受其和則祥乖則殃當

聖天子在上變理參贊神明默爲助理五行順序六氣自調民無天札之患際此時者熙熙皞皞然旣歌

帝力復頌神庥相與營宮作廟鼓歌忭舞酬德報功不獨義有宜然而採風之人覩茲豐豫想像民風亦足以徵盛世太平之象也或者以世俗多好媚謂江楚之間類多淫祀儒者往往譏之按祭法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斯神之禦災捍患爲功德于生民者已久恐議者不察妄與淫祀同誚將敬神反以護罪于神也凡是數者不可以不記爰于神廟之旣成謹志數言以貞于石

募修城隍廟序

知縣 郭 燦  
濰縣 火

余承乏綿江兩載於茲所以成民者無狀則致力於神者可知矣然膺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四

天子命職司民祀導民以享和平祀神以昭誠敬非皆守土之責哉本邑 城隍神靈赫奕佑生民捍災患陰司保障默宰治化全邑生靈之托命也方余下車伊始恭謁行禮見夫棟宇傾圯牆壁剝落廟貌頹然思所以修葺之而力未逮每不禁愀然曰是余責也茲幸紳士黃昭榮鍾洵喬賴佐廉劉慕曹楊九皋楊伯敬劉則虞楊若紳毛蒼平耆民胡惠吉蔡方銅劉起敬等捐貲勸募欲擴舊制而增新之丐余一言以爲之倡竊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邱之木然余素稔茲邑不乏好義爰允所請願諸君子其各踴躍從事共勦成功行見廟宇輝煌神庥永庇物阜民安守土幸甚是爲

序

濬復象眼塘碑記

楊于位 邑人

瑞金古象湖鎮也自建邑以後民居稠密湖水堙塞僅存方池二口一在南橋頭街廖姓祠前一在破塘口池底下通泉眼水經冬不涸故俗稱象眼塘云廖祠之池每有淤積廖姓自出貲力開浚故池水常存其在破塘口者以居闐闐之中塵市糞穢咸棄於此日久漸成平地市民遂佔築溷廁於斯形家言此火地無水以制恐火災不時後其言果驗居民無可如何乾隆癸酉邑侯郭公因修志之役始清出舊址諭將廁寮折毀僉舉首事監生楊苻侶李偃英生員楊聿凡耆民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五

楊聿堯等倡首捐助僱募夫力挑濬深廣并築圍牆以防侵佔費白金共五十餘兩閱數月工竣於是千年古跡頓復舊觀靈泉泌沸前後市塵永無焚蕩之憂是固令君之美政抑亦諸首事之功也爰疏其始末於碑以垂永久云

藤石記

楊于佩 邑人

康熙丙申秋先伯父東庵先生嘗獲一石于友人家其下窪然若池深七八寸廣如之長倍于廣池旁列石筍數條大如藤榦中者直立左右互相纏繞玲瓏穿漏高二尺許至末復合爲一峯勢稍厲苔蘚環之作蒼碧色池中注水常不竭畜小金魚數頭出沒苻藻中觀者志倦先伯父奇愛之嘗置酒

高會流連欣賞同人題咏甚多因以其似藤遂名之曰藤石且以顏其讀書之舍家又平先生爲作藤石山房記一時傳爲盛事三十餘年石雖存而先伯父沒已十餘年矣又平先生汲且十年同時題咏如涑水汝水朗士季重聿培諸先生今皆無一存焉傷已猶憶當時予兄弟並年少向學與一時諸前輩追逐上下拈韻賦詩可謂人生樂事今幾何時而諸公皆不可作予兄弟並年近六七十頭童齒豁自顧無徒每覩茲石傷勝事之難再嘆人生之有涯追而記之蓋不勝人往風微之痛也

募修嚴坑石橋引

賴定俸

邑人

觀音泉爲邑西郊孔道嚴坑之水出焉舊有上下石橋二座乃予先大父士蔚府君獨捐五百餘金所成也下橋水勢稍緩故至今無恙上橋當東北之衝不時傾圮康熙戊子先君子曾爲修葺乾隆癸亥春雨暴漲橋甕倒塌止存遺址行道中斷架木板以濟行人經十餘年於茲矣余怵心子廢興成毀之數不能踵武前人爲滋愧焉先是同里朱君重繡楊君德信黃君三明暨予兄弟等砌修觀音泉路千七百餘丈閱三載功成因集同志十六人聯爲一會釀金生息爲頻年修補費今除每年用費外尚有餘貲眾議將于公堂內撥銀五十兩爲修橋首倡予忻然曰是夙志也爰擇日趨工若石若

甕估費二百餘金勸募同人併輸財力共勸美舉務使前人  
劬勞後有所繼夫潦淨潭清累墩層臺似無關輕重當淫霖  
驟集如朝夕上下行路之人皆有褰裳胥溺之懼又何靳而  
不爲乎語云他日在平地無忽險中人人存是心豈獨余祖  
父得專茲美哉是爲引

竹園嶺迴龍亭施茶記

劉份邑人

距邑治南行十里許地名竹園嶺環境皆山山產頗饒自桐  
梓竹木以及筍蕨薑芋之屬不可勝用邑人賴之凡山居之  
人日出其所有易粟布于市而城內外之謀饜下物者又悉  
入而採取焉故雖荒陬僻壤而往來絡繹日逐不下數十百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七

人稱孔道矣昔鄉之善士嘗建橋造庵砌路使往來者稍得  
托足休息于其間惠至渥也然當夏秋之交炎威薰灼人苦  
煩渴此時不得滴漿杯茗豈能指梅以解哉乃聯同志若干  
人相與釀金生息買田招僧歲煮茗以供庶行道稱快而橋  
路之惠以周云竊意一杯之水所值幾何當其有也人或習  
焉而不覺及其無則存亡危急介在須臾此時思點滴之施  
雖玉液瓊漿不是過也語曰施不在多貴及其時其此之謂  
歟夫徒枉輿梁王政首講未有及于茶飲者而吾邑通道皆  
有之是可見吾鄉樂善之人之眾真有以補王政之所未備  
矣是爲記

勸修七里墩路序

知縣 唐 紀 都 勻 人

邑東郊七里墩上通寧石下達雩會蓋往來之孔道也綿貢  
二水合抱如環餘波侵齧舊路崩傾紆迴逼仄行人苦之余  
自蒞茲邑過此恆有愧于心以時方謀建雲龍石橋恐民力  
不繼遲遲有待一日諸生朱芾等來告余曰楊生榮賀之父  
介特有志修復此路欲得余一言以爲之倡余喜楊君先得  
我心爰亟贊其決曰除道成梁皆王政之所急余忝爲邑長  
豈敢辭其責今雲龍橋將告竣茲路自無庸再緩矣但舍舊  
圖新因下爲高易土壤以堅石改嶮隘爲蕩平費用浩繁非  
一人之力所能獨任傳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楊君旣爲之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八

先諸君又各竭力以佐之吾知必有同心合志之人欣然樂  
助以相與于有成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殆爲諸君咏矣余不佞且藉手以告無罪焉因書數言以  
爲眾姓勸

重建

關帝廟及後殿碑記

知縣 滿 岱 滿 州 人

凡有大功德於民登諸祀典其祠廟狹隘頽圯令守土官及  
時修治蓋以妥神靈覘政治也乾隆十有一年余奉  
簡命來蒞瑞邑甫下車肅謁

關聖帝君於南關之外見其廟宇淺偏又無寢殿以祀帝之

先世三公思欲廓而深之適廟後隙地原屬公界遂謀興創邑人咸踴躍樂從舉紳士鍾洵喬楊燦士楊旣威賴佐廉劉慕曹黃昭榮周紹孫鍾洵徵爲首事卜吉興工構造殿宇者二費白金四百兩有奇四閱月而工竣土木堅好丹漆輝煌迺虛其舊楹爲三祀肅儀之所而奉

帝於中堂位

三公於後寢上爲樓房週以欄檻登樓開窗則大江中流雙橋橫鎖屋廬之參差烟樹之疎密商賈之輻輳舟楫之來往悉于是乎收覽焉不誠足以壯觀瞻而揭虔敬乎竊惟

帝之忠烈炳耀古今至我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三十九

朝而祀典尤隆故僻壤遐陬無不駿奔惟謹是役也可以教忠抑以明敬且遵 功令也詎不盛哉抑余攷解州守朱旦所纂

帝祖墓碑載

帝祖磐石公諱審字問之考諱毅字道遠章章可攷云于昌讀書塔廟廟址卽

帝故居夢

帝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甎甎上有文所載如此其言當信而可徵然神主僅書封號不敢備錄諱字蓋闕疑也因紳士請附識於此以廣見聞云

綠漪園記

賴定俸

綠漪園者余先大父士蔚府君之所創也負郭二里而近中多古樹皆于霄拂雲修竹萬竿鬱然蒼秀先大父築室于此爲讀書處蓬門曲徑不爲麗棟雕楹前後鑿池引泉一水漣漪環繞如帶兼植梅杏梧桐含桃叢桂及芙蕖菱芡芰荷葭蒲之屬四時名花開放異鳥飛鳴景物流連變幻不測池之外一邱突起闢以爲臺磊巨石以當几席有天然之致每游息其中則天碧野綠混若未了清風徐來飄然空際或深夜晦冥萬象沉寂時聞猿嘯鳥啼肝胆爲之悼慄先大父至性冲恬常有遺世軼俗之想故于斯園之幽奇澹遠人境相宜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

丙寅秋以明經入赴

廷對歷覽高山大川仙踪異跡以及當世名利往還升沉榮落之故眼界空而識見廣歸來益厭紛囂棲息園中探討圖史恣其吟誦至於拂氏之學亦參悟入微書室外復創別業中置大士金身展卷之餘筇竹一枝蕉團一挂時從黃冠緇素問法談禪牆屋外爲西郊孔道先大父構亭以供憩息煮茶以飲行人種種建設皆爲斯園點綴最後于園之西偏又豎新軒軒外平疇遠峯江村野寺一目收來閒情逸興愈覺灑然不盡竊念是園也先大父手創閱百餘年而伯父叔父暨予先君子相繼守之又慮久而或廢復預儲錢粟以爲頻年



修葺之資其所以經理斯園以爲後之人讀書計者至深遠矣嗚呼伯父叔父暨予先君子皆歷年不永賈志而終予兄弟子姪其敢游逸荒怠不自振拔以重先人憂乎予于諸昆季中愧朽鈍不克負荷每念先人創垂之善不勝感慕聊誌數語以自勸云

蟻莊記

楊兆嶠

邑人

萬物莫微於蟲蟲而至於蟻則微之微焉宜若無知也者然其貪生怖死之情則一也家姪孫伯敬有藏書千卷因赴郡城讀書盡鐫之於篋幾兩載始歸則篋外蟻路縱橫竊意此書已蝕盡無餘及開篋卷袞完好不損一字尋其來蹤室側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一

蔓藤叢棘中封穴大如斗盤結牢固猝不可拔命工人除之工人曰焚之便伯敬惻然曰蟻雖微物然蠕動飲食能識君臣之義孰謂其無知哉乃呼而告之曰蟻乎汝生育於此非一日矣今予將糞除此地盍他徙以全汝生不然今卽不焚死明日破巢之下能保有完卵乎次日視之蟻竟徙去藤棘依然而故窠一空噫亦異矣昔宋氏兄弟常以救蟻一事爲善相者所駭異決其必貴後其言果驗雖吾儒居心行事非以望報然一念之不忍往往足以召和氣而致禎祥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然彼世之殘忍傷生戕賊物命曾不介意者亦何爲也伯敬年少多才勤學好問固已名噪一時卽無救

蟻一事其足以置身青雲之上無疑況其滿腔惻隱之心觸處發見若此苟擴而充之則聯萬物爲一體視天下如一家無難矣今秋果以文戰勝貢入太學由此聯翩直上其事業胡可量耶伯敬顧歉然不自足方掃除其室與弟采臣發所藏書讀之相與講求經世之學他日獻諸廷而措諸事無非本此一念之仁以爲質吾知其必不作兩宋牛衣對泣之狀他日相公學士必不至互相詆謫也伯敬請余紀其事書此答之并題其讀書之室曰蟻莊

繼堂記

楊于莊

邑人

繼堂者何鄒君凡夫與其弟東白建以祀族人之無後者固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二

以妥亡魂亦以承先志也先是其尊人逸山翁力行善事旣建社倉貯穀三百石以惠里人復念族中諸無胤嗣之人死無所倚欲創立義田以綿其血食事未果而遽捐館舍當彌畱之際諄諄以屬凡夫昆季凡夫昆季識之不敢忘至是乃構堂一區并置田二十四畝合諸伯叔昆弟之乏祀者爲之置主合食于一堂每歲春秋享祀維虔凡此皆以繼先人之志耳故名之曰繼堂或曰興滅繼絕古天子事也今以士庶之家行之毋乃踰于分而背于禮歟予曰不然傳不云乎鬼猶求食又曰鬼得所依則不爲厲夫同族之人本一體之所分彼旣無親子孫則所依者非族人而誰屬乎鄒君此舉適

以行其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卽禮之所在也孰謂其踰于分而背于禮哉是堂也廣三丈深三丈四尺掖以兩房廣各一丈深與堂等堂外衛以紅石欄干廣五丈深一丈三尺階除外復砌玲瓏磚牆廣與前同而深踰四尺宏敞靚深允足以揭虔妥靈經始於乾隆壬申落成于甲戌予過武陽里信宿此堂鄒君凡夫囑予爲記予喜其用心之厚承父志而能終其事不失鄒氏孝友家法又于堂右建別業以課族人之俊秀者皆盛事也因以類附書

大埠橋十里茅岡白華亭三處施茶記

賴定俸

邑人

邑西大埠橋暨十里茅岡距縣治皆十里邑南龍山後白華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三

亭距城里許往來行人如織俱屬孔道也吾邑凡通衢要路皆有涼亭施茶解暑渴茲三處獨無豈非邑中之缺典歟爰聯集同志五十餘人每處釀金起一茶會各出錢三百文擇會中廉能殷實者承領生息以爲日後久遠之需每年各先捐錢四百文或三百文二百文不等暫煮茶以飲行人會日又各釀錢八十文交值會八人以勸勝會俟異時公堂擴大置備產業以贍茶費另妥立條規以杜侵漁庶此會得永存于勿替矣

重修雲龍橋疏

知縣

唐

紀

都勻人

設橋所以濟行人通往來也瑞邑雲龍橋爲四方孔道自邑

宰陽信田公易木爲石兩旁止有石闌並無列肆而居者厥後洪水衝齧中斷數甕乃始接續以木而貿易者遂藉端爭造店房以爲營利之藪將橋路侵佔仄隘不便于行因此頻罹火災橋路亦時斷絕余甫蒞任目覩焚燬竊欲仍復石橋舊規永禁豎造店房詢之合邑紳士耆民僉曰善於是詳請上憲慎選首事以董其役邑中好善者各領一簿量力捐助外仍募輸眾姓凡我士民及四方商客或錢或粟踴躍樂輸共成千秋利濟之功首事者勉盡乃心矢公矢慎余承乏茲邑不憚竭力贊襄茲當經始之時爰弁數言以爲勸云

重修浮田墩大路碑記

楊長縉

邑人

考周禮遂人氏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故傳曰雨畢除道又曰九月除道除也者僅除去其荒穢而已故道弗不可行單子卜其先亡者此也自阡陌開而田間之邪徑至不可以托足于是好義之士不得不起而甃治之所以補王政之不逮也吾邑西南自浮田墩至賴婆垵凡十餘里皆行畦隴中每當春雨時行水潦汜漲行人望洋而阻每有咫尺千里之嗟康熙初陳公卉庵始捐貲甃石坦平完固行人賴之歷今七十有餘載矣平者已陂固者漸壞今鄉隣好義及其族屬孫曾思繼前人之美慨然

捐己貲以倡其始復廣勸募以助其成經始于乾隆十八年八月至次年冬竣工計長三百餘丈路面橫闊五尺高二尺五寸共費白金三百餘兩于是崎嶇險阻之區復有蕩平正直之觀履斯境者咸就坦途而慶安貞之吉其爲利賴不旣多矣乎因碑以記之並書捐助姓名于後

重建羅溪橋碑記

楊兆嶠

邑人

羅溪之水發源自竹園嶺背曲折西北走數十里經湖阪再折而南又復折而西南至此名羅溪爲瑞會孔道距大江僅數十武當春夏淫雨浹旬溪不能受或順流或倒壅洶湧浩瀚侔若大江行者絕迹事急而涉此每多沉溺之患此徒杠

輿梁以及時成王政所由急急也邑先輩卉庵陳公家居多義舉其最著者在聯鄉人引水作渠漑田千頃使礲土皆成沃壤至今人食其德尤念羅溪津要向雖架木爲橋稍經水漲輒漂汲無餘一年再四作者不勝其勞乃捐己貲約百金造石墩三每高丈有餘尺然後架木其上行人便焉間有水害公子石年先生旋爲修補故七十年來遂成安流坦道而人不病涉以石墩爲基也癸卯秋稽天之浸將所造石墩衝潰崩裂無一存者先生顧之惻然心傷私念此橋自先人創之予屢修之若聽其傾圮不惟涉者之病令先澤廢墜何以稱繼述乎第其任旣重水災之後物力維艱恐非一手一足

所能支乃拉集同人矢志修復作疏勸輸人咸踴躍趨赴始卜吉興工復命仲君樸村董其事易前此規制仍其趾拱石爲橋外甃整密內實以合土堅固完好幾若磐石所需金錢不能無望于眾舉至于經營規度命匠伐石及一工之役一土之運一錢之出入無不親自督率且終日走塵埃風雪烈日中不少避如是者三年故卓有成效嗚呼使任事皆如此天下豈有不舉之事事卽有廢墜又豈有不修復之理乎可謂有志者事必成而公家厚德所被父子祖孫相承三世不亦善哉是可書也經始于甲辰夏落成于丙午冬糜白金一千有奇工訖爰書諸石以垂永遠且使爲善有所勸焉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六

繼善橋碑記

文 峙會昌人

記曰欲爲善思遺父母令名必果况前人之志未就而後之人能繼起而終成之善莫大焉孝莫隆焉如李君石峯劉君同憲眞可謂能繼先人之志者矣瑞之西南隅有羅溪上下各有橋而上溪尤汜激橋創自元至正間歷數百年屢經修葺故世有變革橋無隳頽至康熙癸未忽爲祝融所蕪越兩朞丙戌復爲天吳所吞于是數百年所奠定者遂無寸木片石之遺矣李君虞音劉君繼美傷行人之病涉擬重修之李君經營措置不肯稍遺餘力未幾因勞得病功未及就而卒劉君亦相繼棄世李君之季子出繼爲伯父後者曰石峯每

一念及輒淒然淚下曰橋之未成也先叔父目不瞑矣余顧可以辭其責乎遂慨然發篋中數百金倡首所費已具三分之一復商諸劉君之子同憲亦有同志焉其盡心竭力者殆無異于石峯更費有不足又遍求邑之諸善士夫事關利濟眾所樂從而二子仁孝之心思復足以感人故踴躍贊襄倍加于前不數月而橋已告成是役也功程完密墩石堅好有千百年鞏固之勢非僅沾沾爲目前計也其利四方行旅者殆將無窮矣吾因歎世之爲人後者止知謹守前人之田宅而不敢失墜以爲我能克家也今石峯與同慮獨惓惓于先君所爲之善事不忍其廢置汲汲黽勉而成之其識見必有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七

超乎世俗者吾謂爲人子者必如李劉二君之子真可謂之善繼真可謂之孝也已至瑞之人士好善樂施共勦盛舉者余更欣慕而樂道之適遣使問記于余余時雖已束裝遠出特停輿而爲之記

廣學額議

賴定遇 邑人

瑞邑素稱多才更沐

聖朝培養百有餘年人文蒸蒸日上盛應童子試者已踰二千而學額僅取一十二名未免人多額少之歎雍正二年欽奉

恩記凡直省人文最盛之區小學着升爲中學中學升爲大學大學升爲盛學典至鉅也奈瑞邑僻遠文到已遲未與

題請遇以事機不可坐失于是自捐費用往返府省京師呈請  
續補不辭勞瘁者歷七寒暑蒙大中丞岳諱濬陳諱宏謀兩  
經會

題部議以雍正二年已准直省

題請廣額未便再准江西一省續請

題補事遂寢然前事雖不可追會不無可乘况人文日盛之語  
已載人部案斷不致久虛曠典也因記其始未以附于邑志  
之後俾後之人得所考云

按查學政全書乾隆六十年奉

上諭各直省增廣學額大學加取五名中學加取四名小學加取

瑞金縣志

卷十二 國朝文

四十八

三名嘉慶元年奉

恩詔各直省增廣學額大學加取七名中學加取五名小學加取  
三名嘉慶四年奉

恩詔各直省廣額名數與元年同嘉慶二十五年奉

恩詔各直省廣額名數與四年同道光元年奉

恩詔各直省廣額名數與二十五年同